

六韬文韬2盈虚诗解帝尧情真至德无为

<p>【六韬文韬2盈虚】诗解帝尧情真至德无为 题文诗：王问太公：天下熙熙，一盈一虚，一治一乱，所以然何？君贤不肖？时变自然？太公曰答：国君不肖，国危民乱，君贤圣则，国安民治，祸福在君，不在天时。昔者帝尧，王天下时，金银珠玉，锦绣文绮，不饰不衣；奇怪珍异，玩好之器，不视不宝；媮佚之乐，宫垣屋室，不听不埜；薨桷椽楹，茅茨偏庭，不斫不剪。鹿裘御寒，布衣掩形，粝粮之饭，藜藿之羹。不以役作，害耕织时。削心约志，从事无为。忠正奉法，吏尊其位；廉洁爱人，官厚其禄。民孝慈者，爱而敬之；尽力农桑，慰而勉之。旌别淑慝，表其门闾。平心正节，法禁邪伪。其所憎者，有功必赏；其所爱者，有罪必罚。存养天下，鰥寡孤独，赈赡祸亡。自奉甚薄，赋役甚寡。万民富乐，无饥寒色，民戴其君，如日如月；民亲其君，如父如母。贤君至德。至德真情，真情所至，通古达今，通无化有。【原文】文王问太公曰：『天下熙熙，一盈一虚，一治一乱，所以然者，何也？其君贤不肖不等乎？其天时变化自然乎？』太公曰：『君不肖，则国危而民乱，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，祸福在君不在天时。』文王曰：『古之贤君可得闻乎？』太公曰：『昔者帝尧之王天下，上世所谓贤君也。』文王曰：『其治如何？』太公曰：『帝尧王天下之时，金银珠玉不饰，锦绣文绮不衣，奇怪珍异不视，玩好之器不宝，媮佚之乐不听，宫垣屋室不埜，薨、桷、椽、楹不斫，茅茨偏庭不剪。鹿裘御寒，布衣掩形，粝粮之饭，藜藿之羹。不以役作之故，害民耕织之时。削心约志，从事乎无为。吏忠正奉法者，尊其位；廉洁爱人者，厚其禄。民有孝慈者，爱敬之；尽力农桑者，慰勉之。旌别淑慝，表其门闾。平心正节，以法度禁邪伪。所憎者，有功必赏；所爱者，有罪必罚。存养天下鰥、寡、孤、独，振赡祸亡之家。其自奉也甚薄，共赋役也甚寡。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，百姓戴其君如日月，亲其君如父母。』文王曰：『大哉，贤君之德也。』【译文】文王问太公说：『天下纷杂熙攘，有时强盛，有时衰弱，有时安定，有时混乱，其所以这样，是什么缘故？是由于君主贤明与不肖所致呢？是因为天命变化自然递嬗的结果呢？』太公回答说：『君主不贤，则国

家危亡而民众变乱；君主贤明，则国家安定而民众顺服。所以，周家的祸福在于君主的贤与不贤，而不在天命的变化。』文王问道：『古时贤君的事迹，可以讲给我听听吗？』太公回答说：『从前帝尧统治天下，上古的人都称道他为贤君。』文王问道：『他是怎样治理国家的？』太公回答说：『帝尧统治天下时，不用金银珠玉作饰品，不穿锦绣华丽的衣服，不观赏珍贵奇异的物品，不珍视古玩宝器，不听姪佚的音乐，不粉饰宫庭墙垣，不雕饰薨桷椽楹，不修剪庭院中的茅草。以鹿裘御寒，用粗布蔽体，吃粗粮饭，喝野菜汤。不因征发劳役而耽误民众耕织。约束自己的，抑制自己的贪念，用清静无为治理国家。官吏中忠正守法的就升迁其爵位，廉洁爱民的就增加其俸禄。民众中孝敬长者、慈爱晚辈的给予敬重，尽力农桑的予以慰勉。区别善恶良莠，表彰善良人家，提倡心志公平，端正品德节操，用法制禁止诈伪。对自己所厌恶的人，如果建立功勋同样给予奖赏；对自己所喜爱的人，如果犯有罪行也必定进行惩罚。赡养鳏寡孤独，赈济遭受天灾人祸之家。至于帝尧自己的生活，则是十分俭朴，征收赋税劳役微薄。因此，天下民众富足安乐而没有饥寒之色，百姓拥戴他如同景仰日月，亲近他如同亲近父母。』文王说：『伟大呀！帝尧这位贤君的德行。』



[下载本文pdf文件](/pdf/5519-六韬文韬2盈虚诗解帝尧情真至德无为.pdf)